

校 點 國 學 入 門 叢 書

讀 書 法

張 之 洞

法 書 讀

洞 之 張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1 9 3 1

讀書法目次

一、語學

一、通經

二、讀史

三、讀諸子

四、讀古人文集

五、通論讀書

二、守約

一、經學

二、史學

讀書法目次

806106

讀書法 目次

三、諸子

四、理學

五、詞章

六、政治

七、地理

八、算學

九、小學

三、清代作家

一、經學

二、史學

-
- 三、理學
 - 四、經學史學兼理學
 - 五、小學
 - 六、文選學
 - 七、算學
 - 八、校勘學
 - 九、金石學
 - 十、古文
 - 十一、駢學
 - 十二、詩
 - 十三、詞

讀書法 目次

十四、經濟

四

讀書法

語學（見翰軒語）

爲學之道，豈勝條舉；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數行所能算罄。此爲初學有志者約言之，乃階梯之階梯，門徑之門徑也。

一，通經：——

讀經宜讀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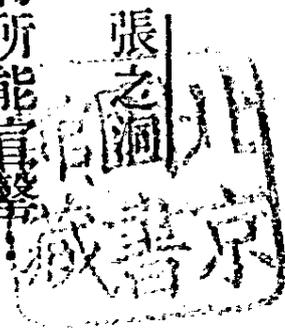
周禮，禮記，左傳，斷不可刪；卽魯鈍者，亦須買全本，就其上鈎乙選讀，日後尙可尋檢寓目；不然，終身不知此經有幾卷矣。

解經宜先識字：

下筆宜用今字，而讀古書必識古字；詩文宜用今韻，而讀古書必識古韻；語言筆札可用今義，而解古書必用古義。

語學

一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國朝諸老師之言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六眞書；相因遞變。字有「聲」，聲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漢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義」，義不一：有本義，有引申義，有通借義。形聲不審，訓詁不明，豈知經典爲何語耶？如何而後能審定音義？必須識小篆，通說文，熟爾雅；五雅廣韻，並宜參究。俗師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騁其臆說，止如寐語。此事甚不易，非緝檢字書，便能通曉者也。說文，初看無味，細看極有趣，段玉裁注說文，精而較繁，可先看大徐本說文解字。說文字部，難於尋檢，毛護說文檢字，黎永椿說文通檢，頗便初學較勝。

經傳元是篆書，古韻自有部分；識篆古之形，曉古語之聲

，方能得古字之義。大率，字類定於形，字義生於聲；知篆形則可覺今音之非，知古音則可訂今形之誤；故形聲爲識字之本。

讀經宜正音讀：

論音韻原流，詳語文篇，忌誤押通韻條下。

古時，九州語言不同，而誦詩讀書，同歸正讀；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班孟堅曰：讀應爾雅古語；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於方音，一誤於俗師。至於句讀離合，文義所繫，尤宜講明！音讀雅正可據者，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其中皆采集魏晉南北朝諸家音釋，不同者并存之，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即可爲有本之學。

釋文舊有兩本，今武昌成都局刻，乃用盧校本翻雕，清朗可

看。

經典釋文，皆用反切；反切者何？反，翻也，猶言翻譯也

；反切之反，平聲，讀如平反之反，與翻同字，通鑑注音即書作翻，宋人有翻譯名義集。切，急也；唐人忌反字改稱。反者

，一字翻成兩聲，切者，兩字合成一聲；其實一也。緩讀則

是反切之兩字，急讀便成所求之一音，如經傳所載，「不可

」爲「叵」，「之乎」爲「諸」，「奈何」爲「那」，「執

鞅」爲「披」，「邾婁」爲「鄒」，「終葵」爲「椎」，「

鞠窮」爲「芎」，「不律」爲「筆」，「須葑」爲「菘」；

三代語如此者，不可毛舉。魏孫炎因創爲反語之法，以兩字

定一音；爲「直音」一字易差，字下注音某者，名直音；一形，容有寫譌，一聲，亦恐小變。反

切兩音難混也。有兩字互相參檢，不至兩字形聲一時俱誤也。反切之義，不過如此，法

甚簡，理甚淺，婦孺可曉；

初製反切之時，不過取其合聲，就此兩字推測之，則上一字必同母，下一字必同韻

，此乃自然之理，乃宋以後人，不信古經，而好佛書，遂以爲不勞求索而自合。

反切字紐，出於西域，牽合華嚴字母，等攝煩碎，令人迷罔

；宋人始以唐僧神珙反紐圖附玉篇後，等韻亦宋人作。其實與三代秦漢六朝以來之聲韻，

絲毫無關。夫經字須用反切者，所以教不識字之童子也，如

後世紐弄等韻之說，文士老儒，且多瞽惑，古人何苦造此難

事以困童蒙哉！

辨字母之非古，詳戴震東原集

，因近世學人。每每以反切爲微

眇難窮之事，故爲淺說之。

或將反切兩音，合讀之而不能得聲者，不曉古音故耳；如：亨字「許更反」，古讀

許如許也；長幼之長「丁丈反」射中之中「丁仲反」古讀丁如爭也；德行之行「下孟反」，古讀下爲許，讀孟爲芒，去聲，讀行爲杭，去聲也；霸王之王「

於況反」古讀於如汙也；殷監之監「工暫反」，古讀監如淦也；襲一私列反」，古讀私如犀也。

經傳中語，同此一字，而區分平仄，音讀多門；以致韻書數部并收，異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時學究，不達本原，不詳通變者所爲。

本原者形聲通變者轉注假借

揆之六書之義，實多難通

，故顏氏家訓已發其端，經典釋文叙錄頗沿其失，近代通儒糾繆尤備。特初學諷誦，不示區分，將各騁方言，無從畫一，且義隨音別，解識也記爲易，律體詩賦一出，更難通融，此乃因時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點畫無差，而訓釋各別；訓因師異，事隨訓改，各尊所受，歧說滋多；然正賴此，經本異文，異讀，異義，參差抵牾，得以鈎考古義。學者，博通以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自曉通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躐等也。

此二條，雖是約說，頗

有深談，小學家，字書韻書，大旨略具，通材詳焉。

讀經宜明訓詁：

詁者，古言也，謂以今語解古語，此遂字解釋者也；訓者，順也，謂順其語氣解之，或全句，或兩三字。此逐句解釋者也。時俗講義，何嘗不逐字逐句解釋？但字義多杜撰，語意多影響耳。

訓詁有四忌：一望文生義，

古書多有一字數義之字，（隨用而異），有假借字，（字如此寫卻不作此字解）

有譌脫字，（不能強解）若不加詳考，姑就本文串之，此名望文生義。

一響壁虛造，

無論實字虛字，解說皆須有本，（出於六

朝以前書者為有本），若以想當然之法行之，則依稀髣髴，似是而非，此名嚮壁虛造。

一鹵莽滅裂，

古事自有首尾，（散見本書

他書不能臆造）古禮自有當時制度，古書自有當時文禮，亦有本書義例，（凡一書必有本書之文例句例字例）若任意武斷，合於此而背於彼，此名鹵莽滅

裂。一自欺欺人。凡解經者，地名須實指何地，人名須實指何人，器物名草木名了之，事既不詳，理即不確，此名自欺欺人。

總之：解經要決，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虛字，而文從字順者，必合；若須添數虛字，補綴幹旋，方能成語者，定非。

宜講漢學：欲識字，欲正音，欲通訓詁，即須用此下兩條工夫。

漢學者何，漢人注經講經之說是也。經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爲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以後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發明；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之說，各立家法，

而皆以注疏爲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學家如魏鶴山，詞章家如葉石林，皆爛熟注疏，其他可知。

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亦不解也。方今學官所頒十三經注疏，雖不皆爲漢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漢學也。

國朝江藩

有漢學師承記，當看；漢人說豈無譌漏，漢學者，用漢人之法，得漢人之意之謂也。

漢學所要者二：一音讀訓詁，一考據事實；音訓明，方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臆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於經旨無與也。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何如耶？

阮元經籍纂詁，王念孫廣雅疏證，爲訓詁最要之書。

十三經注疏及相臺岳氏本五經，

江蘇貴州會依殿本再翻，成都新刻。皆古注，

易王弼韓康伯注，書孔安國傳，詩鄭康成注，春秋左傳杜預集解，禮記鄭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經，皆宋元注，易朱子本義程傳，書蔡沈傳，詩朱子集傳，春秋舊用胡傳今廢仍用左傳杜注，禮記陳澧集說。此爲正經正注。御纂七經，乃蒼萃歷代傳說裁定。

宜讀國朝人經學書：

經語惟漢人能解，漢儒語惟國朝通儒能徧解，何也？國朝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真，校書細，好看古書，不敢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說，善思善悟，善參校，善比例，善分別真僞，故經學爲千古之冠。書多矣，以皇清經解爲大宗，雖未全錄，已得大概。此書一千餘卷，當從何種看起？先看郝疏爾雅，段注說文，經義述聞三種。此書書精，價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無便於此矣。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國朝人經說先之。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成書後續出者尙多

，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

通志堂刻經解，卷軸雖富。菁華無多；

其中，上駟多有別刻本，李衡周易義海撮要，

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無別刻本。

何義門譏之，方望溪刪之，甚有微詞，其

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遠甚；若治經從此下手，窮年莫殫，所得有限，不惟徒勞，且茫無師法，轉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再取讀之，未爲晚也。

宜專治一經；

十三經豈能盡通，專精其一，即已不易；歷代經師大儒，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兼通羣經，古今止有數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須參考諸經，博綜羣籍，方能通此一經；不然，此一經亦不能通也。

治經宜有次第：

先師旌德呂文節，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其說至精，請申其義：蓋詩禮兩端，最切人事，義理較他經爲顯，訓詁較他經爲詳，其中言名物，學者能達與否，較然易見；且四經皆是鄭君立注，完全無闕。詩則毛傳，粹然爲西漢經師遺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訓，尤在於茲。古人訓詁，乍讀似覺不情，非於此冰釋理順，解經終是隔膜。禮之條目頗多，卷帙亦鉅，初學畏難；詩義該比興，兼得開發性靈，鄭箋多及禮制，此經既通，其於禮學尋途探求，自不能已；詩禮兼明，他經方可著手。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禮既行，然後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

尙書家伏生，左傳家賈生，公羊家董膠西何劭公，皆精於禮學，案其書可知，易道深

微，語簡文古，訓詁禮制，在他經爲精，在易爲粗；所謂至精，乃在陰陽變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無由遇其精者。此姚姬傳論學古文法，援之以爲治易三禮之中，先儀禮，禮記，次周禮。儀禮，句碎字實，難讀能解，難記易曉，注家最少，異說無多，好在禮記一書，卽是外傳；禮記難於儀禮，儀禮止十七件事，禮記之事多矣，特其文條達耳。周禮，門類較多，事理更爲博大，漢人說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較難；然鄭注及國朝人零星解說，亦已明白。尙書，辭義既古，隸古傳寫，通借譌誤，自漢初卽有今古文兩家，異文歧讀，此謂真古文，非蔡傳所云「今文無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晉梅氏古文晚出，唐初僞孔傳專行，六朝江左卽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漢代今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絕，故尤難通。春秋，乃聖人治世大權，微文隱義，本非

同家人言語，史記明言之。三傳並立，旨趣各異；公羊家師說雖多，末流頗涉傳會，何注又復奧樸；左傳立學最晚，漢人師說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辭富，求傳而不求經；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疎，左傳家，事詳而理畧，非謂左氏，謂治左氏者耳。穀梁師說久微，見隋書經籍志國朝人治者亦少；學者於春秋，若謂事事能得聖心，談何容易？至於周易統貫天人，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得曉，京孟虞鄭諸大師，以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見仁見知，從無一人能爲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即使繆稱妄說，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注者最多；演圖比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總之，詩禮可解，尙書之文，春秋之義不能盡解，周

易則通儒畢生探索，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經次第，

自近及遠，由顯通微，如此爲便，較有實獲。蜀士好談易，動輒著書，大不可

也，切宜戒之！尹吉甫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詩學

也，威儀，禮學也，此古人爲學之方也。試考春秋時，幾無人不誦詩學禮，稱道尙書者

已較少，至於周易，除卜筮外，談者無多，意亦可知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僅惟太史掌之，今賴有繫傳，或可窺見一斑耳。

非謂此經精通，方讀彼經，謂淺顯者未明，則深奧者不必

妄加穿鑿，橫生臆見；津梁既得，則各視性之所近，深造致

精可也。治詩禮可不兼三經，治三經必涉詩禮。

治經貴通大義；通經所以致用，俗解臆測，執此忘彼，施諸世事，必至迂謬敗績；若通古義，究原委，貫羣籍，則政事文章，處處有用。

每一經中，皆有大義數十百條，宜研究詳明，會通貫串，

方爲有益；若僅隨文訓解，一無心得，仍不得爲通也。

考据自是要義，但關繫義理者，必應博考詳辨，弗明弗措；若細碎事體，猝不能定，姑仍舊說，不必徒耗日力。

一，讀史：——

宜讀正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此廿四部爲正史。凡引据古人事實，先以正史爲憑，再及別史雜史；僅看坊本刪削綱鑑，不得言史學。

唐劉知幾史通，最爲史學樞要，必當先讀。國朝萬斯同歷代史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譜，李兆洛紀元編歷代地理今釋，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皆讀史者不可少之書。

正史中宜先讀四史：

全史浩繁，從何說起？四史最要；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四者之中

，史記前漢爲尤要。其要如何？語其高，則證經義，

多古典

字，古

通史法；

諸史義例皆本馬班。

語其卑，則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

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於言。

諸史中，體例文筆，雖有高下，而其有益實用處，並無輕重之別；蓋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蹟，一朝之典制，無可軒輊，且時代愈近者愈切於用，非謂四史之外可束高閣。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義例正大，文辭和雅。其疎處，前人已言之，新唐書志，亦歐作。欽

定明史，體例最精。

宜讀通鑑：

史學須漸次爲之，亦須窮年累月；若欲通知歷朝大勢，若

如資治通鑑及續通鑑；

乃國朝畢沅撰，非指宋元明人所續者。

通鑑猶恐未能貫串，

宜兼讀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

溫公自作通鑑目錄，簡便易尋，蘇州局刻。

宜讀通考：

三通並稱，然通志除二十畧外，皆可不讀；二十畧中，亦

多不可据。通典甚精，多存古書古禮。

於今學甚有益。

若意在經濟，

莫如文獻通考，詳博綜貫，尤便於用；中資者，儻苦其卷帙繁重，則坊刻有文獻通考詳節一書，亦可先一瀏覽，畧得頭緒，然後從此問津。

史學亦宜專精一種：

覽雖宜博，欲求精熟，則亦貴專攻；但能精熟一二種足矣。隋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漢聖」；宋范祖禹熟唐事，箸唐鑑，人稱「唐鑑公」；國初馬驥，熟三代事，撰釋史，人稱「馬三代」；此古人爲史學之法也。蘇文忠讀史，有八面受敵法，讀事蹟，典制，文章諸門，每讀一次，專尋一端，亦可則效。

讀史宜讀表志：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讀此三史者最要。

作史以作志爲最難，讀史以讀志爲最要，一代典章制度，皆在其中；若止看列傳數篇，於史學無當也。除三史外，隋書經籍志，新唐地理志，明史歷志，皆要。表亦史家要領，可訂歲月之誤，兼補紀傳之闕

簡質無情，人所厭觀；先覽大槩，用時檢之。

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

事實詳稿，善惡自分，首尾貫通，得失乃見；若不詳年月，不考地理，不明制度，不揣時勢，妄論苛求，橫生褒貶，則舛誤顛倒，徒供後人訕笑耳。讀史者，貴能詳考事蹟古人作用言語，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時勢之輕重，風氣之變遷；爲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見諸設施耳。古人往矣，豈勞後人爲之讞獄注考哉！胡致堂論史，不可爲法。

讀史忌批評文章：

明人惡習，不惟史漢但論其文，即周禮三傳孟子，亦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經，莫甚於此，切宜痛戒！史漢之

文法文筆，原當討究效法，然以後生俗士，管見俚語，公然標之簡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勘考證語，若有討論文法處，止可別紙記之，讀諸子同。

一，讀諸子：——

讀子爲通經：

以子證經，漢王仲任已發此義。

子有益於經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諸經譌文，佚文，一兼通古訓，古音韻；然此爲周秦諸子言也，漢魏亦頗有之。至其義理，雖不免偏駁，亦多有合於經義，可相發明者；宜辨其真僞，別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後子部書，最雜，不可同年而語。

讀子宜求訓詁，看古注：

諸子道術不同，體製各別，然讀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訓詁

，務使確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如俗本莊子因，楚辭燈，管子

子評注之類，最害事。即如莊子寓言，謂其事多烏有耳，至其文字名物，

仍是鑿鑿可解，文從字順；豈有著書傳後，故令其語在可曉不可曉之間者乎？以經學家「實事求是」之法讀子，其益無限。大抵，天地間人情物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經史所不能盡者，子部無不有之，其趣妙處，較之經史，尤易引人入勝。故不讀子，不知五礫糠粃無非至道；不讀子，不知文章之面目，變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學古文以爲古文唐宋巨公學諸子以爲古文此古文家秘奧此其益人，又有在於表裏經史之外者矣。

讀子宜買叢書：

諸子切要者，國朝人多有校刻善本，多在叢書中其未及者，明

人亦多有仿宋重刻單行本；但枝節求之，即五都之市，亦須積年累月，始能完備，將何日讀之耶？爲學者計，止有多買叢書一法；購得一書，即具數種，或數十種，其單行精本，徐圖可也。明刻叢書，極爲荒率，脫誤固然，其專輒刪改，最爲大害；然不聞陶淵明語云：「慰情聊勝無」耶？

明刻，若漢魏叢書，凡四刻，後出愈多，刻不精，然易得。爲子部大輦，津逮

，古傳記甚多，力能購者，不可不蓄。其餘有四子、六子、十一子、二十子之屬，

皆坊間所有；此外，甚繁雜，彙刻書目，備載之。今皆微矣。品彙說郭，刪本不好。

近時刻本，有十子全書，此書名甚陋，而習見價廉，中有善本，且皆舊注，惟批語不雅，荀謝校淮南，莊

校莊子，附釋文，皆好。通行易得。至國朝人叢書，率皆精好，一二孫

星衍二廬，見會孔，涵畢，沅黃，丕錢，祚諸家尤勝；聚珍

，亦叢書類，惟其書體例不一，不專子部，或止一兩種；戴氏問有古字。 一人所箸，而中有注解古傳記。然其中有精校本，精注本，足本，孤本；學者過市，遇叢書，可檢其目，多古籍者，萬不可忽。坊行秘書二十八種，粗惡誤人，不可看。國朝刻裨海，學津討源，多六朝至宋史部子部書，但無古字。

一，讀古人文集：

讀古集宜知體要；能知體要，則讀文集，有益於經子史。

凡集中有奏、議、考、辯、記、傳文字，中有實事者，須詳覽之；往來書牘中，有實事者，刻書序詳載緣起者，同。其餘鑿空立論，流連風景之作，不必措意。

讀國朝人文集，有實用，勝於古集：

方苞 陸祖 杭世 袁枚 彭紹 李兆 包世 曾國 集中，多碑傳志狀，

可考當代掌故，前哲事實；朱彝尊虞文震錢大星顧廣圻阮元
錢泰吉集中，多刻書序跋，可考學術流別，羣籍義例；朱彝尊
錢大星方孫星衍武億嚴均可張澍洪頤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
刻源流，史傳差誤；此類甚多，可以隅反。後兩體，國朝人開之，古集所無。

詞章家宜讀專集：

古人名別集，俗稱專集，須取全集觀之，方能得其面目；
一集數十百卷，不能一一精美，然必見其疵病處，方知其獨
到處也。中材下學，古集豈可勝讀，止擇最有名諸大家，瀏
覽之，取性所嗜者三兩家，熱玩之可矣。唐以前專集有數，明張溥彙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如力能購之，亦省尋求。

詩之名家，最烜赫者，六朝之陸陶謝鮑庾，唐之李杜韓白

，宋之蘇黃陸，金之元好，明之高啓李夢，國初之吳偉；又

如唐之四傑王孟韋柳高岑錢劉孟郊張籍李商杜牧，宋之歐梅

王安石范，元之虞楊吳，明之何景王貞李龍徐禎楊慎，國初之

施閏章王禎士朱彝查慎，亦甚表表。詩家太多此約言之

古文除世稱八家外，唐之元結陸贊，雖多排偶，不得限以四六之名。劉禹錫樵李

翱，宋之宋祁張耒葉適，元之姚燧，明之王守歸有，國朝之

方苞姚鼎惲敬包世曾國諸家，皆宜一覽。此專論散文，故略舉數家，餘詳前條。

詩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大家者氣體較大，所造較深，所能較多耳。若謂大家兼有古今之長，此目未見衆集之謬說也；雖杜與韓，豈能盡詩文之能事哉！

讀昭明文選，宜看注：

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記典故，於考訂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不知選注之用者，不得爲選學。胡刻精，葉刻亦好。五臣注不善。

學選體，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

試看選中詩文，前人評論激賞，多在空靈波瀾處；至其臚陳物類，佶屈聱牙，未聞稱道之者，可悟。

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爲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爲文計；生典奇句可用，僻字不可用。

淺學讀文選，亦宜看全本：

即擇尤而讀，亦宜觀其原書；若坊刻文選集腋，譌脫瓌碎，首尾不具，掇拾入文，無益有害。

文選詞句，宜於五經

時文用文選詞藻，止可相題擬用，或一半句，或三數字，或段落文幕

其調，此間生童試卷，喜填文選泛語，動輒數十句，並不切合，此於文體既乖，亦於試場有礙。

讀後世詩文選本，宜擇善者：

選本以御選唐宋詩醞為最精粹，且其書簡約易購，

能得殿本五色評點者尤豁目。

此外文以國朝姚鼐古文辭類纂最為善本，為其

體例分明，評點精妙，校讐詳審。

於此道求深者，古文苑，唐文粹，宜讀，宋元明至國朝，似此名

目選本，各有一部，餘力博涉可也。

詩選，自唐及今，或各標一派，或各選一體

；或求多取備，名目實繁，未錄定衡通義，惟郭茂倩樂府詩

集，源流具在；全唐詩錄，宋詩鈔，尚不繁重，亦無偏畸；

再思其次，則采菽堂古詩選，坊行五詩別裁，雖有科臼，然平正不入惡道，唐明國朝沈選，宋元張選。且寒士易購，可爲學詩津梁。若欲以詩文名家，總宜博覽，徒恃選本，無益也。

姚選版本，見存京師，江南繙刻若不易得，亦宜就各選本中，

視其篇幅稍多，而又多有博大文字者讀之；如古文雅正，續古文雅正，唐宋十大家，

元明十大家，儲選七種，古文眉詮之類。林西仲選本不好。若觀止釋義，太陋，不足用。

一，通論讀書：——

讀書宜求善本：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槧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

精工者，卽佳。

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刪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本，

一舊刻，一舊鈔。

讀書先宜校書：

校者，以善本與俗本對勘，正其譌脫也；異同之間，常得妙悟，且校過一次，繁難處亦易記得；但校後宜讀；若校而不讀，便成笑柄。

魏邢子才云：誤書思之，恒是一適；若思而不得，則亦不勞讀書矣；此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訓，必如子才之博學殊資，始有思而得之之理。若淺學讀古書，不誤尙不能盡解，況既誤而能億知耶？

讀書宜博：

先博後約，語孟通義；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講章一部，兔園冊子數帙，而云致知窮理，好學能文，世無其理。

天下書，老死讀不可徧；

四庫有未收者，有四庫書成後訪出者，有近人作者。

博之爲道

，將如何？曰：在有要而已。

太史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

古書不可不解

，真者不多，真古書無無用者。

有用之書不可不見，

不限古今

專門之書不可不詳

考貫通；

立志爲何等學問，此類書即是專門。

如是則有涯涘可窮矣。若治經者，雜

覽苦思，而所据多僞書俗本；讀史者，記其詞語，而不曉史法，多蒐異聞，而本事始末未嘗通考；爲詞章者，頗有僻典

難字，而流別不明，華藻富豔，而字義不合雅訓，引用但憑類書，而不求本源；講經濟者，不通當代掌故，雖口如懸河，下筆萬言，猶之陋也；能祛數蔽，斯爲博矣。雖自有未見之書，文無希見之語，不害爲博。

讀書宜有門徑：

汎濫無歸，終身無得，雖多無用。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疎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決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

即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書名，省文可稱四

庫提要。讀一過，即畧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

爲讀羣書之門徑；提要較多，未必人人能置一編，別有四庫簡明目錄，乃將提要約撮而成，書止一帙，大抵初學須先將經史

子集四種，分清何書應入何類，於此瞭然，則購書讀書，皆有頭緒；然簡明目錄太略，書之得失亦未詳說，且四庫未收者，提要尙列存目於後，簡明目錄無之，不得誤認爲世間所無也；漢學師承記，爲經學之門徑；國初人略一繙閱，然後可讀提要。

箸小學考，爲小學之門徑；說文通檢亦可謂初學繙檢說文之門徑顧炎武音學五書

，爲韻學之門徑；史通爲史學之門徑；國朝齊召南歷代帝王

年表，爲讀史之門徑；古今僞書考，爲讀諸子之門徑；文心

雕龍，鐘嶸詩品，爲詩文之門徑；國朝趙執信聲調譜，沈德

潛說詩碎語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孫梅四六叢話，近人歷代賦

話，爲初學詩賦四六之門徑；孫過庭書譜，姜堯章讀書譜，國朝包世臣所箸安吳四種內藝舟雙楫一種，爲學書之門徑。讀書，貴博貴精，尤貴通：

該貫六藝，斟酌百家，既不少見而多怪，亦不非今而泥古，從善弁瑕，是之謂「通」。若夫偏袒一家，得此失彼，所謂是丹非素，一孔之論者也。然必先求博，則不至以臆說俗見爲通，先須求精，則不至以棍亂無主爲通；不博不精，通字難言，初學慎勿藉口。

國朝學人極博者，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俞正燮；極精者，閻若璩、戴震；

極博而又極精者，顧炎武、錢大昕；極博極精而又極通者，紀昀、

阮元；經學訓詁極通者，王氏父子、念孫引之。

讀書宜多讀古書：

除史傳外，唐以前書，宜多讀，為其少空言耳。大約，秦以上書，一字千金；由漢至隋，往往見寶，與其過也，無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擇善而從；茲將先秦以上傳記，子史及解經之書，古人通名傳記。真出古人手者，及漢魏箸述中理切用者，約舉其名於後：

國語

戰國策

大戴禮

七經緯

國朝人蒐集，較古微書為備，緯與讖異，乃三代儒者說經逸文，

瑕不掩瑜，勿耳食而議之。

山海經

世本

近人秦嘉謨輯補。

逸周書

竹書紀年

穆天

子傳 三書雖有假託，皆秦以前人所為。

周髀

素問

司馬法

班志列入禮家，其書皆言軍禮。以上諸書，皆

有考證經義之用。

以上三代古傳記。

其餘皆是漢後偽書，斷不可信。國語國策大戴最要。

老子 管子 孫子 晏子春秋 列子 莊子 文子 吳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鶡冠子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楚辭

此集類，然可證經，故附此。商子，尹文子，關尹子，燕丹子，國朝人均有采集校刻本。此外，尚有尸子，

以上周秦間諸子。其餘尚多，或偽作，或佚存無幾。荀管呂最要；莊墨之屬，理雖悠謬，可證經文者極多。

乾鑿度鄭注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 春秋繁露 白虎通

春秋釋例 陸璣詩疏 皇侃論語疏 周易集解 經典釋文書二

雖唐初人集，乃漢魏六朝人舊說，此外尚有五經異義，駁五經異義，虞氏易注，鄭氏易注，荀九家易注，尚書馬鄭注，左傳賈服注，蔡邕明堂月今章句，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毛鄭異同評，劉炫規杜，漢魏遺書，古經解鈎沈等書，皆元書亡佚，國朝人從他書采集者。

以上漢至隋說經之書。唐至國朝，經學書太多，俟他日擇要標目。

急就篇 說文 字林 玉篇 方言釋名

書久佚，國朝任大椿蒐集成書，名字林攷逸。

廣韻

廣雅

廣韻即陸法言切韻，略有增修，故列隋。此後唐人一切經音義最勝，尚有汗簡，集韻，韻補，韻會，薛尚功鍾鼎款識之屬

，亦資考証，但可少緩耳。倉頡凡將諸書久已亡佚，任大椿蒐集之，名小學鈞沈最好。

以上漢至隋小學之書說文玉篇廣雅廣韻尤要。

新序

說苑

列女傳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家語

王肅所集，故列此。

漢書六種

三輔黃圖

水經注

華陽國志

淮南子

法言

鹽鐵論

新論

潛夫論

論衡

獨斷

風俗通

申鑒

齊民

要術

文中子中說

雖門人所作，詞理頗精，體制未善，不可廢。

顏氏家訓

九章算術

此外，隋前算經，尚有六種，算乃專門之學，極有實用，自唐至明，算書不少，後出愈精，至國朝而極精，此取其古，為通經之用。

以上漢後隋前傳記諸子。

此外，如太元經，易林，物理論，中論，人物志，高士傳，博物志，古今注，南方

草木狀，洛陽伽藍記，荆楚歲時記，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翔實雅馴，僅資詞章談助，非其所急。雖經參同，無關儒術，理惑拾遺，遠正害

理；其餘多是偽作，宜辨。
新序說苑列女傳水經注最要。

讀古書宜分真偽：

此事，本朝諸老論之最詳，辨之最精；即四庫提要中，已具大畧，試取觀之，自然昭若發蒙。國朝姚際恒古今僞書考

，簡便易看，有單行本，又收
知不足齋叢書，

讀書宜讀有用書：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經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尙詞章，多撰瓌碎虛誕無理之書；宋人筆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論衍成長篇，著書亦然；明人好作應酬文字，喜談賞鑒清供，又好藍本陳編，改換敷衍，便成著作，以致累車連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專意要籍。唐

以後書，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凡記典章，風俗，軼事，地理之屬，皆史類；明人地志最劣，其餘

：陳陳相因之經注，無關要道之譜錄，庸猥應酬之詩文集，

明人書尤無謂者，鄙陋不根之方志，書帕饋贈之小品，變名射利之評本，程式湊集之類書。皆宜屏絕廓清，庶幾得

有日力，以讀有用之書耳。近代文集，部者無論，即佳者，少看數部，亦無妨，多讀經子史，乃能工文，但讀

集，不能工文也，詩亦同。若論其深，總須人有餘於詩文者佳，詩文餘於人者必不佳。

宋學書宜讀近思錄：

宋儒以後，理學家書，推明性理，洵發前代未發；然理無

盡藏，師無定法，涯涘難窮，其高深微妙，下學未能猝解。

朱子近思錄一書，言約而達，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

宜；所宜人置一編，其餘俟積久基成，自宜廣覽。國朝江永，有校注本，

極精，近湖北局刻，亦好。

王陽明學術宗旨，雖與程朱不同，然王出於陸，亦宋學也；猶如繼別之後，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強立門戶，互相訾警。

講宋學者，必先將二程遺書，朱子語類，明儒學案三書讀過，字字寓目，方可幾望入門耳。國朝王懋宏，最深於朱子之學，所箸白田雜箸，必常看。

爲學忌分門戶：

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末忘源，遂相詬病，大爲惡習。夫聖人之道，讀書治心，誼無偏廢，理取相資，詆諆求勝，未爲通儒。甚者，或言必許鄭，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則號爲漢學者，不免爲

貪鄙邪刻之徒，號爲宋學者，徒使其庸劣巧詐之計；是則，無論漢宋，雖學奚爲？要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漢宋兩門，皆期於有品有用；使行誼不修，涖官無用，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爲漢儒之奴隸，而實不能通其義，爲宋儒之佞臣，而並未嘗讀其書；尤爲大謬，無足深責者矣。

經典義理，舍文字訓詁，何從知之，此事恐難析離。宋儒表章學庸；然禮記乃二戴所傳，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見漢書藝文志夫云七十子後學者，非秦漢以來經師而何，是真漢學也；漢志有中庸說二篇，在戴記後。隋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宋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專尊學庸，義有所昉；況樂記一篇，漢人所撰，据別錄有竇公一篇知之實括「論性」「主靜」諸義，董子韓嬰，備言

性道中道，然則性理之學，源出漢儒，強生分別，不知學者也。考證校勘之學，乃劉敞，宋祁，曾鞏，沈括，洪邁，鄭樵，王楙，王應麟開其端，實亦宋學也。

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卽是佳士，無論真漢學未嘗不窮理，真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卽使偏勝，要是誦法聖賢，各適其用，豈不勝於不學者！乃近人箸書，入主出奴，互相醜詆，一若有大不得已者，而於不學者，則絕不訾議，是誠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漢學律身大拘，五經幾於廢閣，名文亦厭披覽，但患其不學耳，何暇慮及學之流弊哉！洛蜀交訐，章蔡快意；於是世之不學者，襲兩家之賸言，無論漢宋，一律謗毀，必欲天下同歸於不學而後快，此亦如恥獨爲君子者耳。好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勿爲所動。

作秀才後宜讀書

今人爲童子時，尙與經傳相親，身入膠庠，自命成學，弁髦傲之矣；此爲天下通病。夫學僮讀書，不過上口粗通，豈能夠深致遠；入學以後，神智漸長，閱世稍深，此時讀書，方能尋其要領，探其精微；乃以惡濫時文，奪其本務，抑何謬哉！蓋惟入學後，正宜讀書；通籍後，更好讀書耳。袁伯業，長大而能勸學，吾願諸生效之！

讀書不必畏難：

以上所言當讀之書，如此其繁，讀書之道，如此其密；似乎莫殫莫究，何暇省身致用耶？是又不然，一經一史，古集一家，詞章一體，講經史者，詞章亦不可竟廢；經濟一門，經濟存乎

其人，生性闇弱，專精探討，果能精通一經，則羣經大旨要義，皆已瞭然矣。通鑑古子，觀

其大畧，知其要領，又其次，涉獵而已；如此爲之，不過十

年，卓然自立；聰強而得師友者，所得尙不止此。自茲以往，左右逢源。兼精羣籍

原好，但人生精力歲月有限，以一爲主，以餘爲輔，已可終身用之不盡；才力有餘者，任自爲之。夫航斷港而求至海，

驅北轍而求至越，則難矣；若津渡顯然，定向有在，循途而

行，計日而到，何難之有？蓋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論何

門學問，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

辯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采集之；一分真

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

公最好箸爲後人省精力之書，一蒐補，或從羣書中覓出，或補完，或綴輯。一校

訂，譌脫同異。一考證，据本書，据注，据他書。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

畢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

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在前人卻於已無大益，後校書及注古集，尤甚。

人甚樂，諸公作室，我輩居之，諸公製器，我輩用之；今日止須

善買書，讀書便省力，易見效。士生今日，若肯讀書，真可不費無益之精神，

若無諸公，自考之則甚勞，不考之則多誤。而取益身心，坐收實用；据漢學之成書，

玩宋學之義理，此時不再考證，亦已足用，但多覽先正考証之書，而篤信之，可矣；此事亦無窮，力有餘者聽之。事

半古人，功必倍之，慎無驚怖其言，以爲河漢而無極也！

讀書勿諉記性不好：

每見今人不好讀書者，輒以此藉口，此欺人也；日記一

葉，月記一卷，十年之內，可記百餘卷矣；非不能，實不爲

耳。朱竹垞有言：世豈有一覽不忘，一字不遺者，但須擇出

切要處記之耳；竹垞爲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說如此，以告學者。

讀書勿諉無書，無暇；

能購購之，不能借之，隨得隨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架三萬，然後議讀，終身無此日矣。即使四部駢羅，豈能一日讀盡，何如姑盡所有？再謀其他，更有一蔽：勸人讀書，多謂無暇；不思嬉遊晝寢，爲暇多矣，一葉數行，偶然觸目，他日遇事，或卽恰收其用。自非幼學眞讀書者，斷無終日整襟危坐，限定讀書時刻之事也。

買書勿吝；

田穀之利，不及什一，商賈之利，止於三倍；典籍之利，

淑身興宗，化愚爲賢，子孫永保，酌之不竭；一卷之書，有益天下，此其爲利，不可勝言；節衣縮食，猶當爲之。惟買書須得其門，若無通人可訪，則常過書肆，流觀架上，名近雅馴者，索取繙檢，要籍精本，必時遇之；即使買而不讀，果於此道篤好，子孫亦必有能讀之者。

蜀人尙義好施，書院社學，所至莘莘，義卷賓興，色目非一；今有一義更爲進之；仰屋冥搜，專攻帖括，澤竭壁枯，終鮮宏益，以云振救孤寒則有之，如謂興起人文則未也；儻有好禮者，廣買典籍，置之書院；計最要各部，所費不過千餘金而已；千金之書，百年以內，不至壞爛，三十年內，不卽散亡；一縣高材，咸得霑丐，展轉授受，流澤無窮；一鄉

之中，通人接踵，何憂不成爲冠蓋里乎？較之募集多金，爲文昌魁星修造樓閣，號稱培植文風者，有實效多矣。

文昌六星，雖

有司祿，何與學校？魁乃斗宿之一，俗以奎壁書府，傳誤作魁，與其微福於星辰，責效於土木，不如求諸人事之爲愈也。

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

書，猶穀也；種穫舂揄，炊之成飯，佐以庶羞，食之而飽，肌膚充悅，筋骸疆固，此穀之效也；若終歲勤動，僕僕田間，勞勞爨下，並不一嘗其味，詩穀何爲？近人往往以「讀書」一「明理」，判爲兩事，通經致用，視爲迂談；淺者爲科舉，博洽者箸述取名耳；於己無與也，於世無與也，亦猶之穫而弗食，食而弗肥也。

即如說文小學，誠爲讀經扁鑰，乃吹求無窮，膠柱不化，是守此筭鑰以終其身，仍不免

爲門外人，何由望見美富？此豈通六書之本意哉！其他考據家流弊，亦多此類；使世人營漢學者，此輩爲之也。

隨時讀書，隨

時窮理，譬諸農家，年耕年食，不聞必待徧嘗百穀，富積千倉，然後謀一飽也。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

從此貫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識長短，

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實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識釋文，

劉作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識畜德，事本相因，若讀書者

，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別亦不勞讀書矣！使者，諄諄勸諸

生讀書，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質，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國家

，其次亦不失爲端人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也，此

條特爲能讀書者發之。

讀
書
法

五〇

守約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爲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爲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尙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

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卽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衆，始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

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閒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鶩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

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畧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

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爲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爲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以訓誥音韻爲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爲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据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而一闕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

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

之，批卻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為主

，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為主，參以

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

。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

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

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

注，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

已刊未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常讀，故不備舉。論孟除

朱注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

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為主，孝經卽讀通行注本，不

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桂紐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與，俟專門者治之。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爲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七端，節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爲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廢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

，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箸述之門面，方肯爲之，然已非邨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畧之。

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

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

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

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

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祿，虛封，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

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

；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內又有數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畧知其義例

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論，用可緩。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遽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掎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愴怛而無

得，理學不絕，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

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鈎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鬼
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

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爲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今考日有用者：地理專在如今，一形勢，一今日水

道，先考大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

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

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尙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

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

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誥，猶西學之繙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

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錄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鄉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呂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爲要者尙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密，考據說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

者，終身鑽研，汨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蟲須憑自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脫逸，復多奧義，但爲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趣時之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並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

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讀
書
法

六
六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

讀書欲知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莫如即以國朝著述諸名家爲師。大抵，徵實之學，今勝于古。經，史，小學，天

校勘之屬皆然。理學，經濟，詞章，雖不能過古人；然攷辨最明確，說最詳，法最備，仍須讀今人書，方可執以爲學古之權衡耳。即前代

經、史、子、集，苟其書流傳，自古確有實用者，國朝必爲表章疏釋精校重刊；凡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來無校刊精本者，皆其書有可議者也。知國朝人學術之流別，便知歷代學術之流別，胸有繩尺，自不爲野言謬說所誤，其爲良師，不已多乎！

所錄諸家，其自著者，及所僱引者，皆可依據；詞章諸家，皆雅正可學。書有諸家序跋，其書必善；牽連鉤攷，其

益無方。

諸家著書，或一兩種，或數十種，間有無傳書者，皆有論說見他人書中。

行縣時，屢有諸生求爲整飭鄉塾選擇良師；反覆思之，無從措手，今忽思得其法，錄爲此篇，雖不能盡，大畧在焉；凡卷中諸家，即爲諸生擇得無數之良師也。果能循途探討，篤信深思，雖僻處深居，不患冥行矣。

多舉別號，欲人易知，有諡者併諡，生存人不錄。

此編所錄諸家外，其餘學術不專一門，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間，及攷論經史，陳說政事者，不可枚舉；然此錄諸家著述中，必見其名，自可因緣而知之。

姓名畧不能悉數，舉其著者；空言臆說不錄，
一門數人者類叙。

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

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經學家：

- | | | | |
|-----------------------------|------------------------------|-----------------------------|-----------------------------|
| 顧炎武
<small>崑山亭林</small> | 張爾岐
<small>濟陽稷若</small> | 陳啓源
<small>長發吳江</small> | 馬
<small>隰鄒平</small> |
| 王爾齊
<small>掖縣止庵</small> | 毛奇齡
<small>蕭山大可</small> | 朱彝尊
<small>秀水竹垞</small> | 胡渭
<small>肅明德清</small> |
| 閻若璩
<small>太原百詩</small> | 徐善
<small>秀水敬可</small> | 臧琳
<small>武林武進</small> | 臧鏞堂
<small>在東琳元孫</small> |
| 臧禮堂
<small>和貴鏞堂弟</small> | 惠士奇
<small>吳縣天牧</small> | 惠棟
<small>定宇士奇子</small> | 諸錦
<small>襄七秀水</small> |
| 汪師韓
<small>韓門錢塘</small> | 杭世駿
<small>大和仁宗</small> | 齊召南
<small>次風天台</small> | 秦蕙田
<small>諡文恭金匱</small> |
| 莊存與
<small>陽湖方耕</small> | 莊述祖
<small>葆琛存與弟子</small> | 莊綬甲
<small>卿珊存與孫</small> | 褚寅亮
<small>摺升長洲</small> |
| 盧文弨
<small>抱經餘姚</small> | 江聲
<small>長庭吳縣</small> | 余蕭客
<small>古農吳縣</small> | 翁方綱
<small>覃溪大興</small> |

清代作家

王鳴盛 西莊嘉定

范家相 蘅洲會稽

錢塘 學淵大昕兄弟

畢沅 秋帆鎮洋

孔廣森 邳軒曲阜

戴震 東原休甯

胡培翬 竹邨匡衷孫

劉台拱 端臨寶應

洪梧 桐生榜弟

宋蘇初 守端高郵

朱筠 竹君大興

翟灝 晴江仁利

錢坫 獻之塘弟

孫志祖 頤谷仁和

孔廣林 叢伯廣森弟

段玉裁 懋堂金壇

胡秉乾 春橋績溪

王念孫 石臚高郵

金日追 璞園嘉定

李惇 孝臣高郵

紀昀 諡文達獻縣

錢大昕 竹汀嘉定

周春 松鬻海寧

任大椿 幼植興化

邵晉涵 二雲餘姚

程瑤田 易疇歙縣

胡承琪 墨莊涇縣

王引之 諡文簡念孫子

汪中 容甫江都

武億 虛谷堰師

王昶 蘭泉青浦

錢大昭 可廬大昕弟

盛百二 柚堂秀水

孔繼涵 蕙谷曲阜

金榜 輔之歙縣

胡匡衷 樸齋績溪

周炳中 燭齋漂陽

洪榜 初堂歙縣

汪喜孫 孟慈中子

丁杰 小雅歸安

顧九苞興文子

程際盛煥若長洲

梁玉繩曜塘北

洪亮吉稚存陽湖

趙曦明敬夫江陰

畢珣九水文登

陳壽祺恭甫侯官

周用錫晉園平湖

朱彬寶應

劉玉麐寶應

周廣業耕崖海寧

許鴻磐漸達濟寧

梁履繩處素玉繩弟

凌廷堪次仲歙縣

嚴可均鐵橋烏程

姚文田諡文僖歸安

陳喬縱樸園壽祺子

焦循理堂甘泉

江藩鄉堂甘泉

劉寶楠楚楨寶應

汪龍塾泉歙縣

許珩楚生儀徵

阮元諡文達儀徵

李賡芸鄉齋高郵

馬瑞辰桐城

郝懿行蘭皋棲霞

張澍介侯武威

李鍾泗濱石

李貽德次白嘉興

劉文淇孟瞻儀徵

汪萊孝嬰歙縣

孫星衍淵如陽湖

桂馥未谷曲阜

鍾襄菽崖甘泉

王聘珍實齋南城

張惠言舉文武進

朱珔蘭坡歙縣

馬宗樾魯陳桐城

崔應榴海鹽

劉毓崧伯山文淇子

清代作家

劉逢祿 申陽朔

許桂林 海州南

凌曙 江曉樓

臧壽恭 梅溪長興

宋世榮 臨海

方觀旭 桐城

龔自珍 定庵仁和

姚配中 仲虞旌德

汪家禧 選樓仁和

陳瑑 嘉定

宋翔鳳 于庭長洲

趙坦 寬夫仁和

凌壘 厚堂烏程

劉履恂 寶應

李銳 尚之元和

李黼平 子織嘉應

陳奐 碩甫長洲

包世榮 季懷涇縣

侯康 君謨番禺

馬國翰 竹吾歷城

沈欽韓 文起吳縣

洪頤煊 筠軒臨海

胡世琦 玉樵涇縣

金鶚 秋史臨海

徐養原 德清

李富孫 香子嘉興

薛傳均 子韻甘泉

徐卓 孳生休寧

林伯桐 月亭番禺

周學濂 烏程

柳興宗 賓叔丹徒

洪震煊 樹堂臨海

俞正燮 理初黟縣

周中孚 信之烏程

沈夢蘭

馮登府 柳東嘉興

張宗泰 登封甘泉

張穆 石州平定

丁傳經 歸安

魏源 默深邵陽

鄭珍子尹 遵義

朱右曾嘉甫 嘉定

陳立卓入 句容

鄒漢勛叔勳 新化

右漢學專門經學家諸家皆篤守漢人家法，寔事求事，義据通深者。

黃宗羲梨洲 餘姚

黃宗炎晦木 宗羲弟

王夫之船山 衡陽

錢澄之飲光 桐城

朱鶴齡長孺 吳江

萬斯大充宗 鄞縣

萬斯同季野 斯大弟

萬經九沙 斯大子

徐乾學健庵 崑山

陸元輔翼王 嘉定

徐嘉炎勝水 秀水

惠周惕元龍 吳縣

黃叔琳崑圃 大興

陳景雲少章 吳江

張尙瑗韻持 吳江

方苞望溪 桐城

陳厚燿泗源 泰州

吳廷華中林 錢塘

盛世佐庸三 秀水

胡煦諡文良 光山

王懋竑白田 寶應

陸奎勳陸堂 平湖

顧棟高震滄 無錫

陳祖范亦韓 常熟

蔡德晉仁錫 無錫

任啓運釣臺 宜興

江永慎修 婺源

汪紱雙池 婺源

王坦吉途 通州

沈彤果堂 吳江

全祖望謝山 鄞縣

徐文靖位山 當塗

清代作家

七三

程廷祚 上元縣莊

金文淳 錢塘質甫

車文彬 太康岩

程恂 休慄也

吳鼎 金匱俗巖

吳鼎 尊弟彝

趙佑 鹿泉和

顧鎮 古潞常

姚培謙 平山華亭

張聰咸

姚鼐 姬傳子

崔述 東壁大名

徐璈 六襄桐城

丁履恒 道久武進

許宗彥 周生德清

雷學淇 介庵通州

錢儀吉 衍石嘉興

黃式三 徽香定海

右漢宋兼采經學家，諸家皆博綜衆說，確有心得者。

史學家 諸家皆攷辨，纂述者其文章議論者，不及。

黃宗羲

嚴衍 永思秀水

李清 映碧興化

顧炎武

顧祖禹 景范無錫

黃儀 子鴻常熟

萬斯同

萬經

谷應泰 廣虞豐潤

馬驥

毛奇齡

朱彝尊

吳任臣 志伊 仁和

邵遠平 呂璜 仁和

楊椿 農先 武進

陳景雲

陳黃中 和叔 景雲子

王峻 良齋 常熟

姚之駟 魯斯 錢塘

杭世駿

齊召南

厲鶚 樊榭 錢塘

惠棟

沈炳震 東甫 歸安

王延年 介眉 錢塘

牛運震 空山 滋陽

全祖望

王文清 九溪 密鄉

汪沈 西顯 錢塘

張庚 瓜田 秀水

王元啓 惺齋 錢塘

王鳴盛

錢大昕

錢大昭

錢塘

錢坫

錢東垣 既勤 大昕弟子

錢侗 同人 同上

趙一清 東潛 仁和

周嘉猷 兩膝 錢塘

彭元瑞 諡文勤 南昌

畢沅

謝啓昆 蘊山 南康

陸錫熊 耳山 上海

趙翼 甌北 陽湖

嚴長明 道甫 江寧

嚴觀 子進 長明子

孫志祖

邵晉涵

吳蘭庭 胥石 歸安

張敦仁 古愚 陽城

汪中

清代作家

七五

祁韻士鶴皋壽陽

周廣業

梁玉繩

朱彭青湖錢塘

洪亮吉

洪飴孫亮吉子

洪麟孫同上

凌廷堪

章宗源逢之會稽

章學誠實齋會稽

劉鳳誥金門洋鄉

張澍

徐松星伯大興

李貽德

陳鶴稽亭長洲

趙紹祖琴士涇縣

李兆洛申者陽湖

程恩澤春海歙縣

錢林東生錢塘

沈欽韓

包世臣慎伯涇縣

楊津

張宗泰

朱鴻鈞麓秀水

周濟保緒荆溪

俞正燮

吳卓信頊儒昭文

雷學淇

龔自珍

狄子奇叔穎溧陽

六嚴承如江陰

梁廷枏順德

葉維庚兩垞秀水

張穆

侯康

錢儀吉

魏源

何秋濤願船光澤

地理為史學要領，國朝史家，皆精于此，顧祖禹胡渭齊召南戴震洪亮吉徐松李兆洛張穆尤為專門名家。

理學家舉其有實際而論定者。所舉諸家，其書皆平寔可行，不涉迂陋微眇；諸家雖非經史專門，亦皆博通今古無淺陋者。

孫奇逢 夏峯容城

魏象樞 諡敏果蔚州

湯斌 諡文正睢州

右陸王兼程朱之學

陸世儀 桴亭太倉

張履祥 楊園桐鄉

應撝謙 潛齋仁和

魏裔介 諡文毅柏鄉

陸隴其 諡清獻平湖

李光地 諡文貞安溪

張伯行 諡清恪儀封

楊名時 諡文定江陰

朱軾 諡文端高安

蔡世遠 諡文勤漳浦

陳宏謀 諡文恭臨桂

右程朱之學

李中孚 二曲盤屋

李紱 穆堂臨川

右陸王之學

清代作家

顏元

習齋博野

李塉

剛主蠡縣

王源

崑繩大興

三人別為宗派，羅有高

臺山

汪縉

大紳吳縣

彭

紹升

尺木長洲

三人皆理學而兼通釋典，此為國朝理學別派。

經學史學兼理學家

黃宗羲

顧炎武

方

苞

方子史學不尙攷據而極究心經濟

全祖望

姚鼐

小學家

國朝經學家，皆通小學，舉其尤深者。說文，嚴段鈕為最，音韻，顧江永為最，訓詁，郝王引之為最。

顧炎武

張

弭

力臣山陽

吳玉搢

山陽

潘

耒

次耕吳江

臧琳

臧鏞堂

黃

生

扶孟歙縣

江

永

劉

淇

武仲濟寧

謝

塘

金圃嘉善

江

聲

江

沅

子蘭聲孫

朱筠

翟

灝

錢大昕

錢

坫

錢 繹小廬大昕弟子

錢 侗

畢 沅

謝啟昆

任大椿

任兆麟心齋興化

邵晉涵

戴 震

宋 鑒半塘安邑

吳穎芳西林仁和

段玉裁

朱文藻朗齋仁和

胡秉虔

莊 炘虛庵陽湖

王念孫

王引之

洪 榜

洪 梧

李 威畏吾龍溪

程際盛

葉 敬去病諸暨

孫星衍

阮 元

桂 馥

洪亮吉

嚴可均

鈕樹玉匪石吳縣

魏茂林笛生龍巖

顧鳳毛超宗興化

程 敦嘉定

姚文田

郝懿行

胡世琦

薛傳均

戚學標鶴泉德清

王 煦

胡 重菊圃秀水

胡祥麟仁圃秀水

嚴元照

朱駿聲旌德

清代作家

七九

錢 馥 廣伯海寧

陳 瑒

沈道寬 栗仲鄞縣

王 筠 莒友安邱

苗 夔 仙麓肅寧

鄭 珍

許 瀚 印林日照

文選學家 國朝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此舉其有論箸校勘者。

錢陸燦 圓沙常熟

潘 耒

何 焯 義門長洲

陳景雲

余蕭客

汪師韓

嚴長明

孫志祖

葉樹藩 長洲

彭兆蓀 甘亭鎮洋

張雲璈

張惠言

陳壽祺

朱 珩

薛傳均

算學家 時人傳，續時人傳未及者，補錄于後。五十年來，爲此學者甚多，此舉其著述最顯著者。梅文鼎羅李善蘭爲最。

楊光先 長公歙縣

潘聖璋 力田吳江

潘 耒 聖璋弟

胡 亶

李長茂

徐 發 圃臣嘉興

閻若璩

張雍敬 簡齋秀水

沈超遠
錢塘

惠士奇

陳訐
言揚海寧

陳世仁
海寧

顧長發
君源江蘇

屠文漪
蘓州松江

許伯政
惠棠巴陵

王元啓

李惇

吳煇
櫛亭全椒

褚寅亮

龔淪
長蘅長洲以上前傳

孔廣森

范景福
介茲錢塘

錢侗

李潢
雲門鐘祥

程瑤田

談泰
階平上元

吳蘭修
石華嘉應

張敦仁

姚文田

施彥士
樸齋崇明

戴敦元
謚簡恪開化

陳潮
東之泰興以上續傳

萬光泰
柘坡秀水

沈欽裴
吳縣

顧廣圻
千里元和

戴煦
謬士錢塘

紀大奎
慎齋臨川

陳瑑

張豸冠
神羊海寧

楊寶臣
驤雲福建

右中法

薛鳳祚
儀甫淄川

游藝
子六建寧

揭暄
子宜廣昌

杜知耕
伯瞿柘城

清代作家

讀書法

李子金隱山 柘城

李光地

李鼎徵安卿 光地弟

李光坡籍卿 光地弟

李鐘倫世德 光地子

孔興泰林宗 睢州

袁士龍志子 仁和

年希堯允恭 廣寧

陳萬策對初 晉江

江永

盛百二

厲之鶚賓卿 錢塘 以上前傳

凌廷堪

汪萊

徐朝俊恕堂 華亭

張作楠丹村 金華 以上續傳

董化星長洲

齊彥槐梅麓 婺源

江臨泰全椒

右西法

王錫闡寅旭 吳江

方中通位伯 桐城

黃宗羲

黃百家主一 宗羲子

梅文鼎定九 宣城

梅文鼎和仲 文鼎弟

梅文鼎爾素 文鼎弟

梅以燕正謀 文鼎子

梅穀成毅文 孫

梅鈞敬名 文鼎曾孫

梅鈞導和 鈞弟

秦文淵

毛乾乾心易 南康

謝廷逸野臣 上元

劉湘燿允恭 江夏

楊作枚舉山 無錫

陳厚燿

莊亨陽復齋南靖

邵昂霄麗囊餘姚

余熙晉齋桐城

顧琮用方滿洲

何國宗翰如大興

丁維烈長洲

張永祚景韶錢塘

戴震

屈曾發省圍常熟以上前傳

明安圖靜庵蒙古

明新安圖子

陳際新舜五宛平

張肱良亭寶應

博啓繪亭滿洲

許如蘭芳谷全椒

陳懋齡上元

錢大昕

李銳

黎應南見山順德

梅冲抱村穀成孫

焦循

焦廷琥虎玉循子

楊大壯竹廬江都

許桂林

周治平臨海

董祐誠

張成孫彥惟陽湖

謝家禾穀堂錢塘以上續傳

沈大成學子金山

阮元

許宗彥

安清翹

項名達梅侶錢塘

劉衡廉舫南豐

羅士琳茗香甘泉

俞正燮

徐有壬諡莊愍烏程

夏鸞翔紫笙錢塘

馮桂芬敬亭吳縣

清代作家

鄒伯奇特夫南海

周澄志甫續溪

李錫蕃晉初長沙

李善蘭壬叔海寧

右兼用中西法此編，生存人不錄，李善蘭乃生存者，以天祿為絕學，故錄一人。

校勘之學家諸家校刻書，並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據。戴盧丁願為最。

何焯

惠棟

盧見曾雅雨德州

全祖望

沈炳震

沈廷芳椒園仁和

謝墉

姚範蕘場桐城

盧文弨

錢大昕

錢東垣

彭元瑞

李文藻南澗益都

周永年書倉歷城

戴震

王念孫

張敦仁

丁杰

趙懷玉味辛陽湖

鮑廷博以文歙縣

黃丕烈蕘圃吳縣

孫星衍

秦恩復敦夫江都

阮元

顧廣圻

袁廷檣壽階吳縣

吳騫兔牀海寧

陳鱣仲魚海鹽

錢泰吉警石嘉興

曾釗冕士南海

汪遠孫小米仁和

金石學家

黃宗羲

顧炎武

吳玉搢

朱彝尊

顧藹吉南原長洲

全祖望

金農

翁方綱

王昶

錢大昕

錢大昭

錢侗

江德量秋史儀徵

畢沅

嚴觀

朱文藻

武億

黃易小松錢塘

趙魏晉齋仁和

吳東發侃叔海鹽

王復

孫星衍

阮元

邢澍雨民階州

王芑孫惕甫太倉

嚴可均

郭麐頻伽吳江

朱楓

趙曾北嵐萊陽

程敦

瞿中溶木夫嘉定

朱為弼菜堂平湖

清代作家

何元錫 夢華錢塘

張樹

劉寶楠

趙紹祖

洪頤煊

張廷濟 叔未嘉興

李富孫

吳榮光 荷屋南海

黃本驥 虎癩橋鄉

沈濤 西雒嘉興

劉喜海 燕庭諸城

馮登府

張燕昌 芭堂海鹽

莫友芝 子愚獨山

古文家

侯方域 朝宗商邱

魏禧 叔子寧都

賀貽孫 子翼永新

計東 甫草吳江

施閏章 愚山宣城

汪琬 鈍翁長洲

朱彝尊

潘耒

馮景山 公塘錢塘

陶元淳 紫笥常熟

姜宸英 西溟慈谿

藍鼎元 鹿洲漳浦

李紱

袁枚 簡齋錢塘

彭紹升

朱仕琇 海崖建寧

汪縉

羅有高

魯九臬 梨非新城

蔣湘南 子瀟固始

包世臣

龔自珍

魯一同
同甫 山陽

曾國藩
諡文正 湘鄉

魏源

右不立宗派古文家

方苞

劉大櫚
海峰 桐城

姚鼐

陳用光
石士 新城

劉開
孟塗 桐城

姚瑩
石甫 桐城

方東樹
植之 桐城

吳德旋
仲倫 宜興

呂璜
月滄 承福

梅曾亮
伯言 上元

管同
異之 上元

吳嘉賓
子序 南豐

朱琦
伯韓 臨桂

戴鈞衡
存莊 桐城

右桐城派古文家

惲敬
子居 陽湖

張惠言

陸繼輅
祁孫 陽湖

董士錫
晉卿 陽湖

李兆洛

清代作家

右陽湖派古文家

駢體文家國朝工此體者甚多，茲約舉體格高而尤著者。胡(天游)邵汪洪為最。

毛奇齡

胡天游稚威山陰

胡浚竹巖仁和

邵齊燾荀慈昭文

王太岳芥子定興

劉星燁國三武進

朱珪諡文正大興

孔廣森

楊芳燦蓉裳金匱

汪中

曾煥賓谷南城

孫星衍

阮元

洪亮吉

凌廷堪

彭兆蓀

吳嘉山尊全椒

劉嗣綰美初陽湖

董祐誠

譚瑩玉笙南海

諸家流別不一，有漢魏體，有晉宋體，有齊梁至初唐體，然亦間有出入，不復分列；至中晚唐體，北宋體，各有獨至之處，特諸家無宗尚之者。彭元瑞恩餘堂經進稿用宋法，今人示樸齊駢文則用唐法。

詩家國朝以詩名者，不啻千家，茲約舉康熙以前名家數人，皆各具一格，有獨到無習氣者，其餘觸目覽涉，以知風會可矣。載不勝載，止可從約。

吳偉業 梅邨太倉

馮班 定遠常熟

王士禎 新城

施閏章

毛奇齡

朱彝尊

趙執信 秋谷益都

查慎行 初白海寧

詞家 與詩家同例，惟下及道咸間人。

曹貞吉 升六安邱

陳維崧 其年宜興

朱彝尊

顧貞觀 梁汾無錫

納蘭性德 容若滿洲

厲鶚

郭麐

張惠言

周之琦 稚珪祥符

姚燹 梅伯鎮海

承齡 子久滿洲

邊浴禮 袖石任邱

經濟家 經濟之道，不必盡由學問；然士人致力，舍書無由，茲舉其博通切寔者。士人博極羣書，而無用于世，讀書何為，故以此一家終焉。

黃宗羲

顧炎武

顧祖禹

魏禧

唐甄 鱗萬達縣

陳潢 天一秀水

鄭餘慶 芷畦歸安

秦蕙田

藍鼎元

方苞

儲大文 六雅宜興

印光任

清代作家

陳倫炯資齋同安

陸燿朗夫吳江

檀萃默齋望江

龔景瀚海峰閩縣

惲敬

嚴如煜樂園激浦

徐松

姚瑩

包世臣

俞正燮

龔自珍

施彥士

魏源

右經濟家，皆舉箸述者，此外名臣，若：熊文端賜履，湯文正斌，魏文毅裔介，魏敏果象樞，李文貞光地，于清端成龍，陸清獻隴其，靳文襄輔，張清恪伯行，陳恪勤鵬年，趙恭毅申喬，孫文定嘉淦，李侍郎紱，陳文恭宏謀，朱文端軾，鄂文端爾泰，舒文襄赫德，方恪敏觀承，劉文正統勳，阿文成桂，松文清筠，傅提刑鼎，陶文毅澍，林文忠則徐，胡文忠林翼，曾文正闓藩諸家，皆經濟顯著者。嚴龔皆有政績。其奏議公牘，即是箸述，或在本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或自有專書，尋覽攷求，尤為切寔，不惟讀其書，並當師其人耳。

正史考畧

范文瀾

一冊一元

二十四史是中國最偉大的一部書，好幾千年長時間，像線一般連續不斷傳下來，裏面所載的事物，真是無窮無盡，不論那一種學問，要到牠那裏去探求，一定能供給你意外豐富的材料。

可是這樣一部大書，好似建章迷樓，憑你多大聰明，心中沒有門徑圖樣，對之惟有望洋興嘆而已。

范文瀾先生專心研究國學已二十餘年，著述極為宏富。這部書是他所論的第十種，全書凡十萬字，把每史的『組織』『內容』『優點』『缺點』非常詳細準確地條舉出來，參考書籍至數十種之多，在史學書中不愧為極有價值的一部著作。

本書現已出版，凡史學家文學家固當人手一編，各大學國學系史學系探取作教課書用，尤為適宜。

每冊一元

每部十二冊

崔東壁遺書

四元五角

劉汝霖著

周秦諸子考

二冊一元二

人境廬詩草

黃 遵 憲 著

黃公度先生爲近代第一詩家，其詩不拘古人法度，而能兼前入之長，富於新思想，而爲詩界開一新紀元，其精至處，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人境廬詩草，尤爲其得意之作，現經高尤二君全部校點出書。爲本書作書面的疑古玄同先生說：「公度之詩，無論從新的方面，或從舊的方面去看，都是價值很高的。而其書今已絕不可得，把他重印，真是莫大公德。」豐子愷先生爲本書作扉畫多幅，董魯安先生贈給本書許多有趣的集外詩，爲本書增色不少。

精裝一冊一元五角

樂府

文學史

羅根澤著

一冊一元

文心

雕龍注

范文瀾著

二冊二元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出版

讀書法 定價大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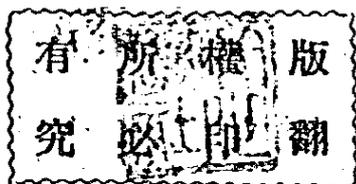
著者 張之洞

標點者 努力學社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發行者 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南四五一八 文化學社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52
112333

2

112333